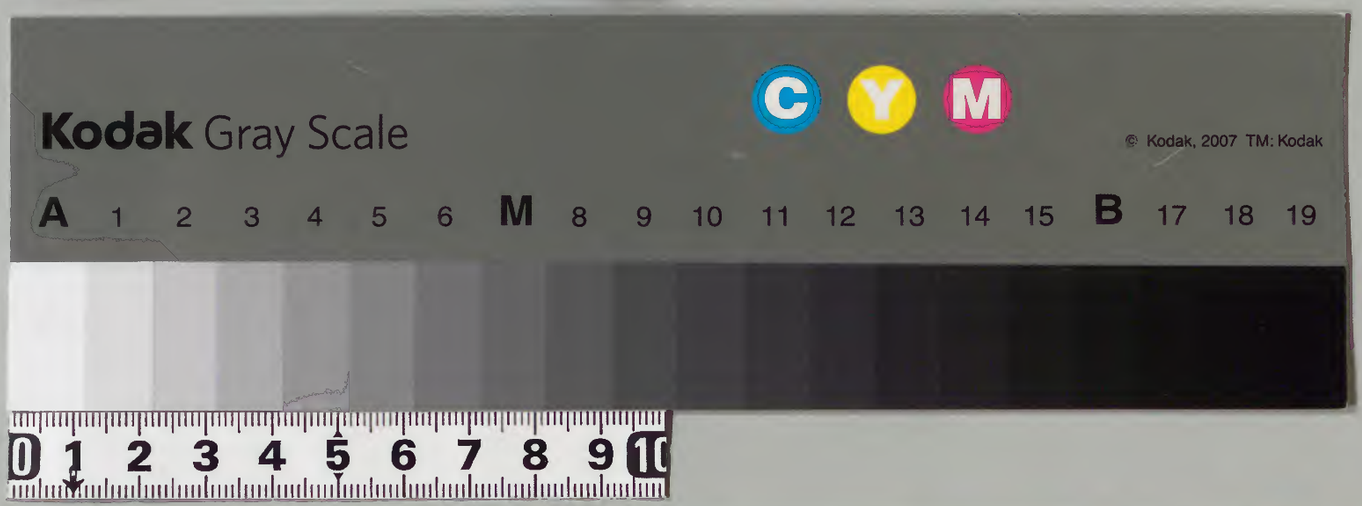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漢書門
二四三
函
九十七
號
類

内閣文庫
漢
九七〇
號
冊
二四三
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70
冊數 24 (6)
函號 303 95

荒山宮外紀

二十之二四

艮山堂外　卷二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隋

楊素字處道徐州總管入隋以平陳功封越國公素後庭妓妾曳綺羅者千數有鮑享者善屬文謝書者工筆隸並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

楊素好謔有柳機者與族兄昂俱歷顯要後並為外職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一坐歡笑

淺草文庫

柳調為侍御史楊素嘗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調斂板正色答曰調信無可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使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臨漳侯白性滑稽尤辨俊好為俳諧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迎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輩為牛羊下來邪

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頼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枝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關中人槐回同音）何敢死素大笑

人因責之應曰侯白兩脚墮地雙眼覩天太平田地步獲安然此皆符耳安敢望侯白哉（白性輕多戲言嘗唾壁誤中神荼像）

楊素嘗以五言詩贈薛道衡詞氣頗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其畧云滔滔彼江漢實為南國紀作牧求明德若人應斯舉高臥未褰帷飛聲已

千里還望白雲天日暮秋風起峴山君儻游淚落應無已又云北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鴈飛窮海寒鶴唳霜皐淨含毫心未傳聞音路猶邈惟有孤城月徘徊獨臨映弔影余自憐安知我疲病未幾素卒道衡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

牛弘字里仁封奇章郡公本姓遼父允為後魏侍中賜姓牛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斃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菓子嘲斃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斃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軵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煬帝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賜奇才並佐予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攸有序垂拱事端居同

時被賜詩者文辭贊揚無如弘美

賀若弼字輔伯文帝數其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文帝既受周禪陰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頻薦若弼有文武才幹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若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及陳平乃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玉陳七策

崔弘度仁壽中為太府卿崔弘度性嚴酷官屬百工莫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史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艾不逢屈突益

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杜公瞻詠同心芙蓉詩曰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姬臉香亂舞衣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

杜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固而嘲謔公瞻謂陽貨實辱孔子玠卽謂杜伯嘗射宣王時有太倉令名策者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一時傳以為笑

薛道衡字玄卿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閉户外有人便怒中書省中有一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嘗據而草制後其孫元超為中書舍人每見輒泫然流涕

薛道衡初仕齊及周為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讚提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樂府題有鴈後歸本此）

薛道衡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勞

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薛道衡嘗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嘗作昔昔鹽曲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沒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後道衡得罪帝令縊殺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鹽曲之別名昔即夜也梁樂府有夜夜曲

王胄字承基筠之孫與虞綽薛道衡友善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

煬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

詔羣臣詩成者奏之曹奉勅賦曰河洛稱朝市
崤函實輿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
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驅迺西驅展
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羣畢四達儼車
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
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
何由答大鑪帝覽曹詩稱善謂侍臣曰氣高致
歸之於曹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審理新惟
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煬帝嘗為燕歌行文士皆和王曹獨不下筆帝每
卻之會楊玄感反曹素與善坐徙邊亡命捕得
誅之曹死帝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
誰語耶

柳警字顧言河東人煬帝為諸王時每有文
什輒令警纂潤學士百餘警為之冠既
即位彌見幸重與諸葛潁等雖宮曲毀狎
宴清游靡不在坐猶令晝夜銅龍易乖爰

命偃師之流為木偶效誓面目施以
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酬飲往往丙夜
柳顧言有詠死牛詩一朝辭紺幰千里別黃河對
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同時明慶餘有死烏詩
暮空長罷嘆箭急不知驚賴餘琴裏曲猶有夜
啼聲一時並稱警策
煬帝初封晉王仁壽末弒父自立漢王諒起兵晉
煬帝廣小字阿摩實泛舟忽陰風頗斂歎口
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鴆酒來不
許乃自解練巾授獨狐行達縊殺之
此風可謂跋扈將軍宇文化及等謀

陽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并州童
謠曰一張紙兩張紙容量小兒作天子諒聞謠
喜曰我幼字阿容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
以為應之兵敗竟幽死
帝築西苑苑中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
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
光明湖湖中積土石為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
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

關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
搖晴影衾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
中斜清露冷侵銀兎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
思無涯　一湖上柳烟裏不勝催宿霧洗開明媚
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烟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
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
幽意便依依　二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屯有時
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
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主
人歌不醉擬如何　三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
不為歌舞綾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
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四湖上花天水浸靈芽
淺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
家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　五
軒晴昭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五湖上女精選正

輕盈。猶恨卞離金殿侶。相將盡是採蓮人。清唱漫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鬬草事青春。王孫從羣真。六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酣浮香。未王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七　湖上水。流遠禁園中。斜月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綴局。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八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

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每舟擇妍麗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綵號為殿腳女中有吳絳仙者柔麗不與羣輩齒因有寵於帝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數曰古云秀色若可飡如絳仙真可樂饑矣因吟持綵箑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楫。知是渡江來。

詔毀腳女千輩唱之

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部郎將自瓜洲進合歡果

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仙遇馬急搖

解絳仙拜賜私附紅牋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

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曰絳

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

左貴嬪乎

帝幸月觀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帝凭妃肩說

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

為薔薇胥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腰肢纖弱意

為袁寶兒有私披單衣亟往撟之乃雅娘也蕭

妃喟然不止帝曰往年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

曾效劉孝綽為雜憶詩嘗念與妃妃記否蕭妃

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卻粧仍索佯解佩

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憶起時投籤

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裛笑動上林中

除郎司晨鳥帝聽之容嗟云日月遄邁今已幾年事矣妃因言外方羣盜不少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

洛陽進合蕚花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會帝駕適至因名迎輦花濃艷芬馥或惹襟袖移時不散嗅之令人不睡命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虞永興世南草征遼德音於側寶兒注視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

朝之虞為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躡袖太愁生緣愁郎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稱美

越溪進耀光綾綾文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緑女夜夢神人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卽江淹文集

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獨賜袁寶兒洎吳絳仙蕭妃恚妬不懌一日帝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辭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嘲曰個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娥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幸榆林啟匣可汗奉觴上壽拜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蓋迎葱蘢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辭擎氈肉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帝泛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帝無日不治宮室漸人項升進新宮圖覽之大悅即日召有司具材役夫經歲而成帑庫為之一空帝幸之大喜謂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無數后宮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於棟

下臂懸錦囊左右取進得自感詩三首其一曰
庭絶玉輦迹芳草漸成稟隱隱聞簫鼓君恩何
處多其二曰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
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三曰春陰正無際獨步意
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又粧成詩云粧
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
飛又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
可戮不肯寫昭君帝見詩反復傷感往視其冢
顏色猶美如桃花乃厚禮葬之

帝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
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帝自造廣
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森鼓方
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名令振
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為來夢兒他日蕭后
誣以罪去之一日帝登迷樓忽憶俊娥因題東
南柱二篇云黷黷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

岳鬢強半為多情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

帝昏湎滋深往往為妖祟所惑嘗遊雞臺恍惚與陳後主相遇嗅帝為嬖下後主戴單紗皂幘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中一人絕美即張麗華也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醞勸帝飲帝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藥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腰肢無復往時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詠十數篇帝不記獨愛二詩其一小窓詩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其一寄侍兒碧玉詩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自有貂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見面無

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頽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游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堯舜之上今日後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使人至今怏怏帝忽寤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為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大業末帝將幸江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帝亦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云孰使汝歌汝自為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良久曰天啟之也天啟之也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

飛興哀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
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
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後主幸江都
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
為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
帝在江都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遂無心北歸作
五言詩云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
酒梅花笑殺人復夢二豎子歌曰去亦死住亦
死未若乘船渡江水西走築宮丹陽將居焉功
未就而被弒時適三月即遭春之應
帝又嘗三月三日江上泛鳳艑歌云三月三日向
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垂鈎往撩取恐是
蛟龍還復休乃唐興之兆也
煬帝既被弒越王侗稱帝侗眉目如畫風格儼然
嘗作楊叛兒歌曰青春正陽月結伴戲京華龍
媒王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柳風吹夾路

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後為王充所弒請
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
復生帝王家聞者憐之

乙支文德 高麗人

于仲文從煬帝征遼東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
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
仲文捨之既去尋悔選騎追之文德貽詩曰神
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

止堂外紀卷二十二

晉陵薛仲舒編

唐

文皇帝 皇帝姓李氏諱世民隋末為秦王討平
僭亂有唐十八年在位高祖以其次子當立
嘗私謂其母竇氏曰汝兒有濟世安民之志
太宗在雒陽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海
內大定天下既安邊方靜息
年歲大登水潦不能為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文皇世

皇帝虬鬚壯冠人貌髭聖蜀御容院僧有唐十八帝真像院僧見神舜為高祖即顯其次云曾祖太宗祖高宗宋趙清獻公至院命小吏刮去曾祖祖三字

太宗在雒陽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茲年數大登水潦不能為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賦一事太宗

與太后談不許乃帝嘗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聞者懼之

乙支文德高麗

于仲文征遼東高麗出玄菟襲輜重仲文還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仲文捨之既去尋悔還騎追之文德賦詩曰神[illegible]

賦尚書曰日晏翳百箭臨燈柀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沉湎恣情肆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百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

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千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

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太宗征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三高冪

上神彩特異太宗遣使問之荅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也

帝幸靈州時破薛延陁回紇諸部遣使入貢乞置官司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
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
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
宗悅命直中書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訂佳期清風
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州
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郎官

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
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徐孝德女八歲能文父使擬離騷為小山篇云仰
幽岩兮流眄撫桂枝兮凝想將千齡兮此遇君
何為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為才人即徐賢妃也

太宗嘗召徐賢妃不至怒之賢妃進詩曰朝來臨
鏡臺粧罷且徘徊細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賢妃

名惠湖州人長安崇
聖寺有賢妃粧鏡

孔紹安 在隋時與孫萬壽以文辭稱時謂孔孫

大業末高祖討賊河東孔紹安監其軍深見接遇及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先來歸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詠石榴以寓意曰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秖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因以百藥為名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德林嘗與其友陸乂馮元熙宴集讀徐陵文曰既取戚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鄒人籍稻杜預注曰鄒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皆曰此兒神童也

李百藥少年詞云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捴掌中腰

路遥

掛冠豈憚宿迎拜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遥

李百藥詠螢火示情人云窓棗憐燈暗堦前畏月明不辭逢露濕秖為重宵行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柱太史令史良占曰五日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招之不屈去隱太行山

武德時崔信明有詩屢嘗詠其文謂過李百藥榮陽鄭世翼隱其事百藥報書曰頃見其餘信明欣然有喜泉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崔善為令狐德棻欲補正歷代史詔各差官主修一代善為與孔紹安主修梁武德中崔善為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虞世南太宗初為秦王高祖以其功大特置天策府世南等十八人為學士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太宗嘗作宮體詩使世南賡和賡曰聖作誠工

然體兼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
曰朕試鄉爾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
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
何所示耶勑褚遂良即永興靈座焚之

虞永興有織錦曲分明是一幅織錦圖其辭曰寒
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
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
往交河

許敬宗 字延族十八學士之一性輕見人多
芒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
遇曲劉沈謝暗中摸着亦自可識也又
豪嘗遠飛樓七十間令姣女走馬其上汝

楊思玄為吏部侍郎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
禮而排斥之為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
餘慶彈奏免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
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
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
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虞永興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護兒兒謂來濟

杜淹與帝福嗣為莫逆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盡合劾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諭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大業末為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因啓用之

杜淹為天策府兵曹太宗戡內難以為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滿芳叢雖言百戰勝會自不論功

初杜淹見袁天綱於洛天綱謂曰蘭臺成就學堂廣宽又曰二十年外終恐責黜暫去即還武六年以善隱太子配流雋州淹至益州見天綱曰洛邑之言何其神也天綱曰不久即西至京師即得三品要年六月召入天綱曰杜公至京師即得三品要

職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因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宜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薛蘿疎既逢楊得意非復久閑居

温彦博字大臨與兄大雅弟大有俱師王通皆卿相林也武德中大雅遷黄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謂曰我起晉陽為一門耳

温彦博為僕射有裴冥宿辭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彦博處披訴彦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並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彦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即令嘲竹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彫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

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墻此人走至屏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主聰明

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因復嘲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遜賢路咏畢郎推倒彥博云此意着膊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著肚當為杜如晦俱大歡笑郎令送吏部與官

歐陽詢字信本長沙臨人官太子率更令嘗行見古碑足索靖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子通早孤及長求父遺迹刻意臨倣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號大小歐陽

歐陽詢為人瘦小極甚寢陋而聰敏絕倫太宗嘗宴近臣亙令嘲謔以為娛樂長孫無忌先嘲詢曰聳膊戍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衹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謁殊不畏皇后聞耶文德皇后喪百官衰經詢狀貌醜異衆見而大咲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太宗賜射瑀箭俱

不着垜一無所獲歐陽詢作詩嘲之曰急風吹
緩箭弱臂挽強弓。欲上翻垂下。應西還向東。十
面俱着地。兩手俱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
公。璃嘗侍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
凳把酒時長孫無忌多玄齡相顧未言璃引
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璃對曰臣是梁朝天
子兒隋室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
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長孫無忌新曲云家住朝歌下。句旱僊名結伴來
長孫無忌字玄同長孫皇后弟也

遊淇水上。句舊時情。句王侃金鈿隨步動。雲羅
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
聲。又一曲云迴雪凌波遊洛浦。句遇陳王。句婉
約嫻婷工語笑。句侍蘭房。句芙蓉綺帳開還揜
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顏色。不愛聞蕭
逐鳳皇

長孫玄同嘗為攝祭官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
坐有大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

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為自徹支牀搏打狗
玄同曰可不聞荀利社稷專之亦可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司空
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
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公配木何
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白槐樹公曰汝
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
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狹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
云胡頭尚為宰相狹面何廢聰明徐狀胡故謔
之

蕭翼 本名世翼梁元帝曾孫華
縣人太宗時為監察御史

蕭翼奉勅取羲之蘭亭序真蹟於越僧辨才翼初
作丗人南遊一見款密留宿設紅面酒酣樂之
後探韻賦詩才探來字詩云初醞一缸開新知
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
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翼探招

字詩云邂逅款良霄慇懃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
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獲躁似調誰憐失
群翼長若業風飄既而以術取其書歸薛才智
江東缸面酒河北
曰甕頭盖初熟酒
永弟子

李義甫與來濟同時以文顯時稱來李貌亲
恭心偏忌時號笑中刀又以柔禹害

李猶初號

貞觀中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李大亮劉洎
薦之也太宗在上林苑召令詠鳥李賦詩曰日
裹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
棲帝曰當以全樹借子何止一枝高宗朝義甫
為右相嘗擅殺寺丞畢正義王義方庭劾之彈文有詰責
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等語

李義甫嘗賦詩云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自憐
名士文章乃增二字為七言云生情鏤月為歌
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鑑自憐迴雪影來時好
取浴川歸時人謂之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上官儀字遊韶幼為沙門貞觀初擢第太宗
官體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中
宗追贈中書令以其女孫為昭容
每為文遣儀視草尤工詩八謂為上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特國
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
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
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閻立本貞觀中主爵郎中
總章元年拜相
高宗朝姜恪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姜以邊將
有最善圖畫時人以千字文為之語曰
右相宣威沙漠左相馳譽丹青
郝處俊高宗朝中書令議使天
后攝政以處俊諫乃
長安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與中書令郝處
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餙車馬
以遊里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觀惡不姓
許即姓郝
杜易簡監察
御史

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
盡袒被而坐杜易簡戲詠之曰有耻宿龍門精
彩先瞰渾眼廋呈近店睡響徹遥林將囊將舊
識掣被異新婚誰言駟馬使翻作蟄熊蹲

王勃 字子安與兄勔勔皆有才名杜易簡稱
為三株樹麟德初沛王召勃署府修撰
時諸王方共鬬鷄勃戲為沛王檄英王鷄
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即日竄
勃嘗讀易夜夢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
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正文疑
唐家千
歲曆

王勃文福時遷交阯令勃年十三往省之阻風滔
舟馬當山下去南昌七百里夢見水府元君曰
當助清風一帆明日奠遂抵南昌時都督閻伯嶼
重修滕王閣九日大會賓勃與宴閻宿命其壻吳
子章作序誇客因出筆紙徧請坐客皆莫敢當
至勃泯然不辭閻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
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曰此老生常談
再次曰星分翼彰地接衡廬閻沉吟移晷至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乃瞿然曰天
才也因請成文極歡而罷勃嘗夢人遺墨盈袖
自是文章日進為文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書之初不加
點時謂腹藁圖其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詭
之向人曰吾材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
可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
楊炯盈川令高宗朝王勃與炯及盧照隣駱
賓王皆以文章名號四傑海内稱王
楊盧駱炯歎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后炯每呼朝士為麒
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驢
然異物反去其皮還是驢耳
楊盈川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器
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張統何
足知之時號為點鬼簿
楊盈川有姪女曰容華能詩賦新粧五言云宿鳥
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為臺
粧佃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故去復
徘徊
盧照隣字昇之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知之
嘗語諸人曰此寡人相如也後拜新
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
具茨山下自以為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

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
聘賢士獨已廢著五悲文

盧照隣獄中學騷體一章云夫何秋夜之無情兮
皎晶悠悠而太長圜户杳其幽邃兮愁人被此
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鴈之南翔山有桂兮
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相積歡與
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絪緼葉兮吹白雲
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
兮鳥羣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
蹇獨淹留而不歸

駱賓王　字賓王義烏人臨海丞

駱丞七歲能詩咏鵝云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
綠水紅掌撥青波

駱丞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
三十六號為筭博士

徐敬業欲起兵署賓王為府屬令盡計取中書令
裴炎共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

斥火兩斥火繇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皆不言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七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誰識何如耳炎語以謠言斥火之事賓王即下北面拜曰此真人也遂與敬業等合謀楊州兵起炎從內應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駱丞在徐敬業府為敬業檄武后眾狀武氏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駱丞之敗也落髮靈隱寺中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在長廊行吟曰驚鸞岩甃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許其適麗遂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扣扃人不覺步下月橋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遲明更訪之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常敬業之敗賓王俱逃捕不獲將卹慮矣大魁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以終

李榮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迹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災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武后 墨高宗時天下諸州進雌鷄變爲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唐人曰則天之武曰牝朝后初稱周方具告天冊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剗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知唐必復興

武后天授二年臆卿相等詐稱上苑花發請幸則天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

一群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illegible]

死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晚風吹於是
凌晨名花布死群臣咸服其異后初誕之夕雌
黑毫引之尺餘雌皆雄右手有
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為行而睿宗最
幼長曰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稱制鴆殺
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
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辭曰種
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
稀三摘尚可四摘抱蔓歸天后不聽賢卒死
巩縣中

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帝擇薛紹尚
之假萬年縣為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
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路為枯當時群
臣劉禕之詩云夢梓先青陛穠桃謁紫宮元萬
頃云離元應春夕帝子降嬀期任奉古云帝子
升青陛王姬降紫宸郭正一云桂宮初服冕蘭

按早生莽皆納妃出降之意初后未正位時多
稱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審令參決
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如意中有九歲女子能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

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路雲初
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中宗顯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
空中心祝之曰我復帝此石不墜其
石遂為樹枝勾掛幸復位讀中宗紀令人懣
懣氣塞惟於詩遣似之
署佳候使才士操觚
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鎮
衆稱賞亦是人主快事

景龍二年中宗啓驪山高頂詩云四郊秦漢國八
水帝王都閭閻雄里閈城闕壯規模貫渭稱天
邑含岐實奧區金門披玉館因此識黃圖帝自
題序末云人題四韻後罰三盃日暮成者五六
人餘皆罰酒

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臨幸渭亭登高作云九
日正乘烋三盃與已周泛桂迎罇滿吹花向酒
浮長房黃早熟彭澤菊初收何藉龍沙上方得

忽淹留其序云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
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
後成罰之引滿章安石得枝字云金風飄菊蕊
玉露泫黃枝蘇瓌得暉字云恩深答效淺留醉
奉宸暉李嶠得歡字云令節三烋晚重陽九日
歡蕭至忠得餘字云寵極黃房遍恩深菊酒餘
竇希珍得明字云願陪歡樂事長與歲時深李
適秀得風字云霽雲開曉日仙藻麗烋風趙伯
彥得花字云簪挂丹黃蕊杯涵紫菊花楊廉得
亭字云遠日臨秦塹重陽坐灞亭岑羲得涘字
云爰豫屬秦塹昇高臨灞涘盧藏用得開字云
黃依珮裏發菊向酒邊開李咸得直字云菊黃
迎酒泛松翠凌霜直閻朝隱得筵字云簪紱趨
皇極筵歌接御筵沈佺期得長字云臣歡重九
慶日月奉天長薛稷得曆字云願陪九三辰長
奉千三曆蘇頲得時字云季數登高日延齡命

賞時。李乂得濃字云捧篋黃香遍。稱觴菊氣濃。
馬懷素得酒字云蘭將葉布席。菊用香浮酒。陸
景初得臣字云登高識漢苑。開道侍軒臣。韋元
旦得月字云雲物開千里。天行乘九月。李適得
高字云禁苑殊光入。宸遊霽色高。鄭南金得日
字云風飛韻虞絃。雲開吐兗日。于經野得樽字
云桂筵羅玉俎。菊醴溢芳樽。盧懷慎得還字云
鶴似聞琴至。人疑宴鎬還。是宴也韋安石床環
詩先成于經野盧懷慎最後成罰酒
景龍三年十月帝誕辰力殿宴群臣帝曰今天下
無事朝野多歡欲与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
識朕意不須惜醉大學士李嶠宗楚客等跪奏
曰臣等謬以不才策名文館既陪天歡不敢不
醉。乃為栢梁體聯句帝曰潤色鴻業寄賢才。李
嶠曰叨居右廂媿鹽梅。宗楚客曰運籌惟幄何
時來劉憲曰職掌圖籍濫蓬萊。崔湜曰兩司謬

泰謝鍾裴鄭愔曰禮樂銓管效塵埃趙彦昭曰
陳師振旅清九垓李適曰忻承顧問侍天杯蘇
頲曰銜恩獻壽栢梁臺盧藏用曰黃綸青簡奉
康哉薛稷曰宗伯秩禮天地開宋之問曰帝歌
難續仰昭回陸景初曰微臣捧日變寒灰上官
婕妤曰遠慙班左愧遊陪此後每遊別殿幸離
宮駐蹕芳苑鳴笳仙林禁或戚里宸遊王門垂席
無不畢從

景龍四年正月五日帝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
戲因重為栢梁體聯句帝曰大明御宇臨萬方
皇后曰顧慚內政翊陶唐長寧公主曰鸞鳴鳳
舞向平陽安樂公主曰秦樓魯館沐恩光太平
公主曰無心為予輒求郎溫王重茂曰雄才七
步謝陳王上官昭容曰當熊讓輦愧前芳吏部
侍郎崔湜曰再司銓管恩何忘著作郎鄭愔曰
元江學海思濟航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曰萬邦

考績臣所詳著作郎閣朝隱曰著作不休出中
腸時上疑御史大夫實從一將作大匠宗晉卿
素不屬文未卽令續二人固請許之從一曰權
豪屏跡肅嚴霜晉卿曰鑄鼎開嶽造明堂時吐
蕃舍人明悉獵請令授筆与之曰玉醴由來獻
壽觴上大悅賜与衣服
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中宗内出綵花賜近臣
武平一應制賦詩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
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蕊先從殿裏開
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忻逢睿藻
先諧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
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詞黃
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
以彰其美所賜學士並插頭上平一左右交
插回身踏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
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

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
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賜
酒一杯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
嚴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
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
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
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白視之如鳩盤荼安有
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風就中
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時有優人詞曰迴波爾
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內裏無
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張鷟字文成自號浮休子其父夢一大鳥紫
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
父云紫者鸞鷟飛也此鳥為鳳皇之佐汝當
為帝輔遂以為名字卒以詞學知名員半
于謂其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
故人號青錢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
陌默毀問張文成仙在仙童曰自御史貶
官默毀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

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

張文成下筆成章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重嚼泥力尚微從來起甲第外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

甲第輳洛陽尉有咏鸞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嚼泥力尚微從來起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張文成工為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嘗腊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与官 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視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於南院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麤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次為詡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央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避何慮天下人語不須与罪即宜放却先知

於是手面無色

周詔州曲江令朱隨矣張簉目為臞亂士彙其文

夫季逖遊客佘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

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勑追三樵隨矣傷道走

迴頭語李郎喚取佘朱九婁師德長大而黑一

方相又曰衛靈公言衛獲靈柩亦方相也足蹇元一目為失輳

張元一武后有疾遍祭神廟閻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

犢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舍后病愈特加賞賚元一乃画代犧

圖以進后大笑元一腹粗腳短頂縮眼跌吉項日為遥遥流輩慕

則天嘗問左司郎中張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宋詡疑着綠遷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左臺謂胡元禮御史胡蕃人為御史尋改他官

則天朝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

河内王武懿宗為元帥統兵禦之至趙州聞賊
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
向前軍回至都置酒高會懿宗形貌短醜元一
於御前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蹄去賊
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豁侯南豫
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
一解曰騎猪夾豕走也則天大笑懿宗怒曰元
二夙構實欲辱臣則天命探韵与之懿宗請賦
葦字元一應聲曰裹頭極州人掠髮不蓁人未
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懿宗極
有慙色

周靜樂縣主河内王懿宗妹也懿宗短醜然於諸
武最長時號大哥縣主与則天並馬行命元一
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
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慙

郭震字元振美丰姿張嘉貞欲納為婚曰吾
五女各持一絲幔後子牽之得者為婦

元振章一紅絲得第三十有姿色弱冠舉進士後同中書門下封代公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來叩面如盤矚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乃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者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郭元振初授通泉尉嘗入寶鑄及掠賣部曰吻鬲客武后名欲詰既與語奇之元振上寶劒篇曰

君不見昆吾鉄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青蛇色。文章片。綠龜鮮。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遺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況埋無所用。猶能夜

氣衝天

蘇味道武后朝為相世號模稜手与杜審言李嶠崔融為文章四友杜特才敝世當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放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耳

神龍時上元節許三夜夜行金吾不禁士女無不躡地浮行數十步者王出遊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浮行數十步者王公家皆數百騎行歌蘇味道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郭利貞詩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晚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々落梅花一時文士賦詩以紀其事者數百人唯二詩為絕唱蘇味道高爽王方慶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曇純同為鳳閣侍郎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也

李嶠字巨山兒時夢人以雙筆贈文曰有名
前與王楊接中與崔蘇齊名晚諸人沒而嶠爲文章老寢然性好文章猶人陞進性好文章猶人榮遷憎人陞進才華性貪濁憎人受賂故世謂嶠有三戾

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鐵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唐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上施盤龍以托珠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李嶠詩冠絕當時曰

轍跡光西嶠勳庸紀壯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止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從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曰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開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鑠弥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完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一條線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元有訛言云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

景龍中張亶自朔方入朝中宗於西苑迎之從臣宴於桃花園李嶠歌曰歲去無言忽鷁鵁時來含笑吐氛氳不能擁路迷仙客故欲開蹊侍聖君趙彦伯曰紅萼競然春苑曉芊葺新色御筵開長年願奉西王讌近侍慚無東朔才又一從臣歌曰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游復摘來明日宴承慶殿上令宮女善謳者唱之詞既婉歌仍妙絕樂府號桃花行

崔融字安成擢八科高第為崇文館學士弘文館直學士兼脩國史后美其文遷鳳閣舍人與武后哀冊之最高麗絕筆而成時謂思若神竭融少與杜審言等友善融卒審言為服總則天時改控鶴府為奉宸府張易之與其弟昌宗為奉宸令引詞人為供奉時有言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崔融賦詩為絕唱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下令威中郎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蘇味道相謂云

某詩所以不及相公因無銀花合故耳味道云
予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相與拊掌而笑

崔調蘇大樹句
蘇調崔令威句

喬知之武后朝累官
至右司郎中

喬知之妾曰碧玉美而善歌舞知之為之不婚武
承嗣借教歌舞遂不還知之痛憤成疾因作綠
珠怨寫以縑素厚賂閣守密寄之其詞曰石家
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嫮婷此日可憐君自
許此時可喜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常將羌
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嬌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未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
在高樓一旦容華為君盡碧玉得詩悲惋結於
裙帶赴井死承嗣見詩遺酷吏誣殺知之
喬知之有妹能詩咏破簾云已漏風聲擺纔持也
不禁一從經落節無復有貞心

沈佺期字雲卿官太子詹事与宋之問齊名學者推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

叱肩張燕公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武后時以經史子集為四部又稱庫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

景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篇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懷之既退惟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

蓋覩豫章才盖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陛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

皇甫儀之孫

昭容名婉

沈雲卿初除給事中考功郎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復召入拜修文館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詞悅帝其詞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尋歷太子

詹事

宋之問字延清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矜其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時張易之有寵劉允濟傾心媚附之問与閻朝隱沈佺期之所賦詩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大后朝宋延清求為此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見意其詞云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々千門事複道連甍芙蓉畫

屋瑣戶特相空雲母帳前初泛灩水晶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鴛鴦機上疎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鴈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蓋之

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東方虬詩成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虬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露氛埃流雲慶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初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龍門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蹕繚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遙遥綠波上皇龍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

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烟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

鳥旗翼〻雷芳艸龍騎驟〻映晚花千乘萬騎

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引看人。傾城南望屬車塵。囂聲引颺聞黃道。王氣周迴入紫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王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亩春。東方虬武后時為左史嘗曰百年後可与西明豹作對

汝州劉希夷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詩善彈琵琶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我此詩讖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嘆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卽兩存之宋之問希夷舅也愛落花二句懇乞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

石崇白筍同所歸

後孫翌撰正聲集以此詩為劉希夷所稱

崔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嘗因宴會命群臣撰詞日用口占曰臺中鼠子直

日知從弟

須嘖信足跳梁上壁龍倚翻燈脂汚張五還來
鑿齒帶報韓三莫浪語眞王相犬家必若賜金龍
賞却猫兒相賞中宗亦以金魚賜之
景龍末中宗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夕岑羲設
茗飲討論經史武平一論春秋崔日用請北面
因贈平一歌有彼名流兮左氏癖意玄遠兮冠
今夕之句
李日知景龍初為相

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李日
知卒章曰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
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
非卿亮直何能爾即拜侍郎
李景伯宰相懷遠之子
景龍初李景伯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酬各
命爲迴波辭衆皆爲佞悅語景伯獨寓規諷其
詞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修宴既過

三爵喧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未發言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敢也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丞遷户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寵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鑪任意薰唯愁員外署裏應列星文人以爲奇句

趙仁獎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黄鸝景龍中貢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黄鸝耶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黄鸝自衛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拾彼貢薪登茲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黄鸝有

頃一夫負兩東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豈不合授殿中

陸餘慶

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權龍褒景龍中爲左武衛將軍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爲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洎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勑知無罪過追來与將軍上大笑

權龍褒夏日侍皇太子宴獻詩云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趁韻而已太子援筆讖之曰龍褒卉子秦州人氏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權龍褒嘗作烁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

園僵飽食房裡側家糞集野蜮參軍不曉問之
權曰鷄子簾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
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隻得野澤蜣蜮聞者
無不絕倒龍褒為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
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為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二日請假偶房中靜坐有狗突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牒改到明日好作忌日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明皇隆基小字三郎梓潼縣有上亭驛帝幸蜀問黃幡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故又名琅璫驛

萬歲通天元年鑄九鼎成置於東都明堂之庭武后自製曳鼎歌令曳鼎者唱和其辭州鼎銘曰

羲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

先宅域內雍熙上玄降靈方建隆基明皇御名已兆於此

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左丞相張說右丞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同上官命宴東堂賜詩云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鈞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要道仲子許風神復轂台衡者將為調護人鵷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問誰倫

玄宗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尚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明皇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花奴

汝陽王璡小字也帝酷愛羯鼓云八音之領袖春雨初晴景物明媚帝曰對此景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乃命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發上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又製秋風高至秋高迴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飛下帝每後宮春宴使妃嬪各插艷花親挺粉蝶放之蝶止者幸焉

江采蘋莆田人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

期以此為志父奇之故名采蘋開元中高力士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性喜梅所居悉植梅上因其所好戲名梅妃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竟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帝每念之時在花萼樓有夷使貢珠珠者至命封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為我進御前也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詩曰桂葉雙眉

久不描殘粧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楊貴妃字玉真小字玉叙又名浴車時天寒淚結為紅冰每至夏月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於帷帕上色如桃紅

明皇於便殿賞牡丹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為首修己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粗畫前楊太眞中酒衣襟微露乳帝捫之曰軟溫新雞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頭肉安祿山在傍曰滑膩凝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帝謂太眞曰漢成帝藉飛燕以護之爾則任風吹羌笛太眞是時年盖貴妃妃子卿酒未醒高力士扶掖而至殘粧醉顏不能再拜帝曰真海棠睡未足耶妃每宿酒初消肺熱渴則遊後苑吸花上露潤眸

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之司屬亦擇才太祝奉禮與秘書省校書郎正字相埒而校正俸祿微少孤寒英傑者居之或有不調匹馬乘驢入省

而太祝奉禮每月請明衣綿布及脯肉俸祿又多乃公卿子弟居之衣馬比校正頗輕肥時有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祝輕裘食肉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明皇命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吾不汝罪也

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秖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

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日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嘆曰李嶠

眞才子也高力士以下揮涕久之

李遐周頗有道術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當時人莫能曉後方驗云

明皇初自蜀回夜闌倚欄勤政樓南望烟月滿目因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蓋北寮盧思道詩也歌畢里中隱隱如有歌者謂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為我訪來翌日力士求於里中召至果是其夜復乘月登樓左右惟力士及妃子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涼州卽貴妃所製親御玉笛為御樓曲曲罷無不掩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

明皇在南內嘗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真院作詩

遺之使焚於馬嵬山下云風急雲驚雨不成覺
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秖
聽聲又作妃子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
生不絕細〻圓〻地下得。瓊鈎窄〻弓弓手中。
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
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馬嵬坡太真
陽西店媪於梨樹得錦襪一隻過客傳玩每出
百金由此致富妃墳上有土似粉洗面能去垢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清要每私宴自北王謝之家湜黨太平

公王敗流嶺南至荊州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占夢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金菊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尋有勅令自盡

崔湜初執政時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王灣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遊吳中江南意云南

王灣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為榮陽王簿馬懷素欽校正羣籍灣在選中

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
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唯向
此中偏張燕公居相府手題海日生殘夜一聯
充天時王主敬為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
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惟有悵惋張敬忠時
為吏部郎中戲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

知腳蹭蹬幾落省墻東益膳部在省最東北
隅也

邵景 安陽人初授汾陰尉累
遷右臺監察考功員外

玄宗即位初邵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昇殿
行事職掌殊別而制出景嵩俱受朝散大夫鏗
獨不霑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鬚多同
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乃於簾中竊窺而詠曰
一隻胡子着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

榛旦立自懲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為歡笑他日
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鑿忽風眩而倒鑿肥
而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圞
旋倒地還如著膠趙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為元
淮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任端 卽侍御史任正名也

開元中任正名為御史時置裹行無員數或有御
史裹行殿中裹行監察裹行以未為正官也臺
中詠之曰柱下雖為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
也早晚見任端

元福慶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
殿中監察評之詠曰韋子疑而密任生直且狂
可憐元福慶也學坐癡牀正名聞之乃自放為
後且強

鄭縣

開元初岐王範為岐州刺史鄭縣為長史範失白

鷹深所愛惜因為失白鷹詩以致意其詩曰白
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韝下雪裏放還
迷梁苑驚池鷺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
別依倠甚為時所諷詠

史育

開元初零陵史育上表自薦詔召見賜臣聞曹子建七步成
章臣若賜召試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
除夜詩遂應口出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
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
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明皇稱賞授左
監門衛將軍

薛令之 字珍君長溪人肅宗惠東宮舊德嘉
歎其廉勑其鄉曰廉村水曰薦溪
開元中東宮官僚清談閑人薛令之為右庶子別
無吏職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
照見先生盤盤中無所有 有首箝長闌干飲澁匙
難綰羹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

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

李昂

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主俊秀科昂性剉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薦李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執事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下而洗耳何哉昂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劉晏 十歲召入禁中坐上為施粉黛與戴巾幘

開元時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竿於百尺上為木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縴節出入其間舞亦不輟時劉晏以神童授秘書省正字上問晏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

字皆正唯朋字未正貴妃令詠五大娘戴竿晏
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
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貴妃為
之絶倒

劉朝霞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
詞調倜儻雜以俳諧其畧曰若夫天寶二年十
月後号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
天門乾開露神仙之福湊鑾輿劃出驅甲仗次
駐蹕青一隊号黃一隊熊踏胸号豹拏背朱一
團号繡一團玉鏤珂号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
盤古髓猶得女媧氈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
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
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夢裏裹幾回富貴覺來依舊
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
而奇之命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尊此賊時

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汝衛職

黃幡綽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頷顧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勿兒猶得人憐時貴妃寵極中宮何兒對曰自家兒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傾首久之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臥水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對曰更。轉。入。流。上大笑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歡一

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嘘

葉法善嘗引帝入月宮聞仙樂帝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名霓裳羽衣曲

開元中正月望日玄宗謂葉仙師曰四方何處燈極麗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法觀之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勿回顧帝與太真高力士黃幡綽樂工數人從行俄至廣陵燈火士女陳設華麗帝大悅命給官奏霓裳羽衣曲數日

麥仙人現五色雲中明皇與詩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巒寒滴露研硃點周易授銀青光祿大夫宋建炎末有向宗厚者美鬚髯善滑稽嘗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鈎距同舍王伾戲之曰唐明皇時四人今君合為一向願聞之王曰君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腳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席間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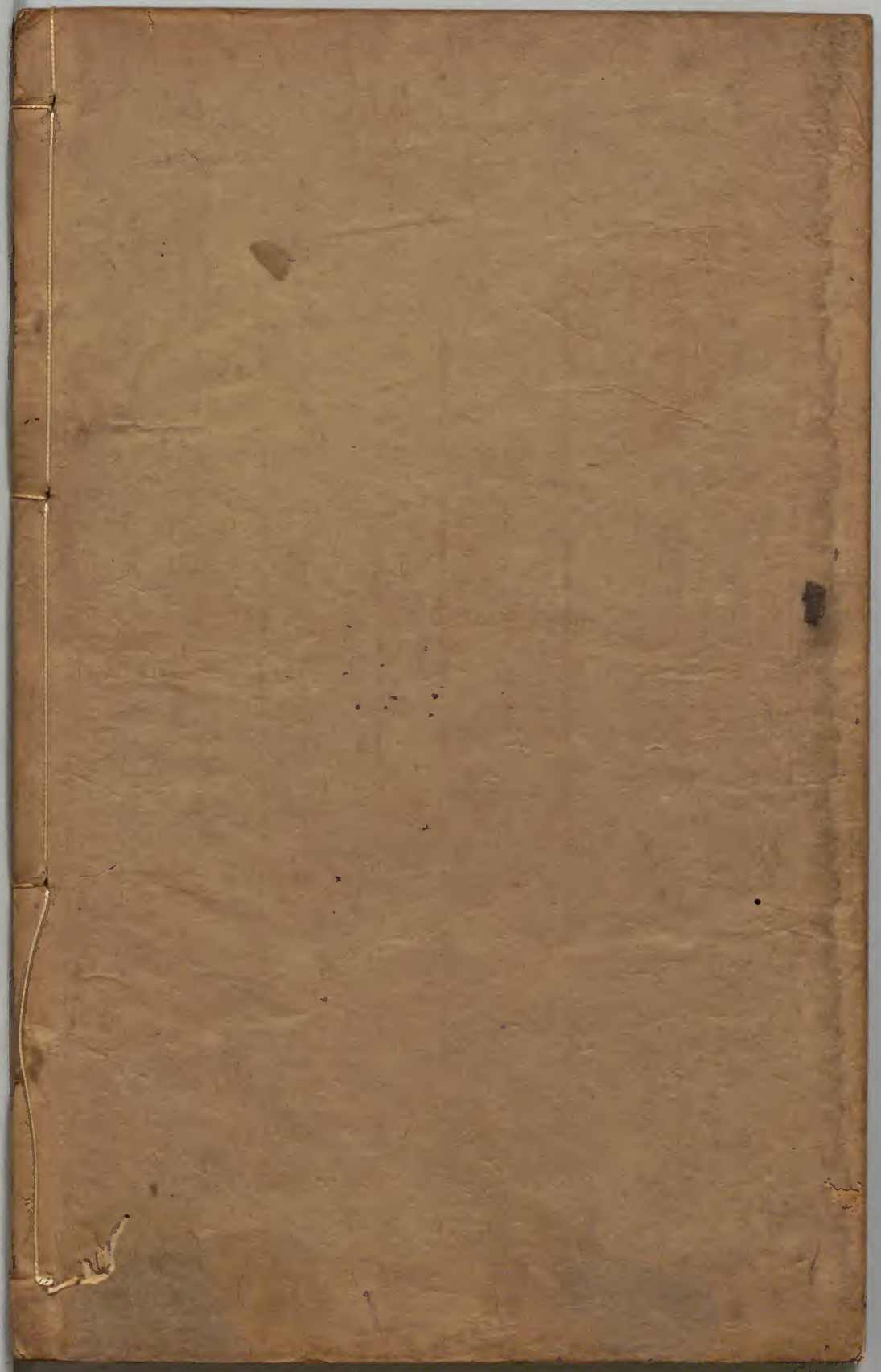
高力士

天寶末高力士從明皇還京明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地

多薪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豁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初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卒

郭紹蘭

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賈於湘中數年不歸紹蘭觀堂中有雙燕戲梁間因呼而語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歲茂有音耗欲憑爾附書可乎言訖淚下燕飛鳴上下似有所諾復飛於蘭膝上蘭吟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小書繫於其足燕遂飛鳴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頭上訝之燕遂泊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解而示之乃妻所寄詩也宗感而泣下次年歸張說為傳其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